



宋小莊 法學博士

替補制度彌補原制度的缺失

現行的立法會分區直選的補選制度存在三個缺失：一是選民基礎不相同，出現「正選」議員的選民基礎較小、「補選」議員的選民基礎卻較大的荒謬情況；二是法律上沒有具體的懲罰規定，讓有心之人利用補選作出挑戰中央公權力、違憲違法的行為；三是導致大量社會資源不必要的浪費。因此，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建議，立法會直選議席和2012年產生的功能界別選舉中的區議會（第二）界別出現空缺，將不再舉行補選，而採用替補制度，依次遞補。建議彌補了原來補選制度的缺失，應予肯定。

香港立法會分區直選，如有議員席位需要補缺，過去就採用補選制度。日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宣布將修例，對分區直選議席的空缺，不再舉行補選，而是採用替補制度，依次遞補。這種替補方法也適用於2012年產生的功能選舉中的區議會（第二）界別。凡是在2012年立法會換屆選舉以後產生的議員都適用。該立法建議彌補了原來補選制度的缺失，應予肯定。筆者認為本屆立法會議員應當支持，使有關的修例得以順利通過。

現行補選制度是削足適履

到底原來的補選制度有何缺失呢？
(一) 香港特區立法會分區直選的補選制度源於香

港回歸前。回歸前，香港立法局分區直選曾經採用的是「雙議席單票制」和「單議席單票制」，選區的劃分較小，如有議席空缺，則可由原選區補選。原來的選舉採用「單議席單票制」，補選採用的也仍然是「單議席單票制」，一以貫之，前後一致。但香港回歸後，立法會分區選舉採用的是大選區比例代表制，如出現空缺需要補選時卻採用大選區「單議席單票制」，忘了對補缺作相應的修改。這本身就不合邏輯，出現前後矛盾的情況。選民基礎也不相同，產生「正選」的選民基礎較小，「補選」的選民基礎卻較大，十分荒謬。因此採用比例代表制選舉的國家和地區，需要補選時就不採用「單議席單票制」，而採用其他較為合理的替補制度。如果硬要補選，就是削足適履。回歸十多年，香港也已削足適履若干次，總感覺不順眼，不稱腳。現在是到了換履適足的時候了。

堵塞「補選公投」法理漏洞

(二) 前年香港的公民黨和社民連發立法會分區直選的補選制度的漏洞，竊然心喜利用來炒作，搞風搞雨，於是去年發動了「五區總辭，變相公投」運動。由五大選區各有一名公社黨議員故意辭職，迫使港府舉行「補選」，他們則借此號召「全民起義」，以所謂「公投」要挾中央和特區政府「盡快實現普選，廢除功能界別」。中國是單一制國家，國家主權由中央國家機構行使，地方政府和部分人民不得舉行涉及國家主權的所謂憲政公投。雖然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沒有明文禁止「公投」，但在法理上有違國家結構和憲政體制，「公投」是被默示禁止的。「公投」試圖篡奪由中央國家機構行使的公權力，違憲和違法是當然的。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和駐港機構也明確表示反對。但由於在法理上沒有具體的懲罰規定，而特區政府又缺乏其他有效方法加以疏導或阻止，只好任由違憲和違法之行為發生。

防止濫用補選浪費公帑

這樣的事情不應當再發生，特別是2012年立法會選舉將有區議會(第二)界別選舉產生的議員，假如公社黨之流有議員循此界別當選，只要有一名議員辭職，就可以達到去年五名議員共同辭職的效果，盡惑人心，破壞穩定，而所需成本所冒風險更低。現在特區政府防患於未然，事先立法阻止，自然是明智的。

(三) 補選是需要動用公帑舉行的。去年舉行的補選，原預算要1.5億元，後因建制派的杯葛和參選人數少、投票率極低等原因，只消耗了1.2億元。但1.2億元也不是小數目，沒有理由作不必要的浪費。如果凡有分區直選或區議會（第二）界別議員辭職都要補選，年年有人搗蛋，年年都要補選，是對社會資源的重大浪費。用財如糞土，勢必遭天譴。這並不意味着，任何議席空缺都不能補選。在法理上，對由單議席單票制、選民人數較少的界別，補選制度仍然是適用的。不分青紅皂白，否定補選的正當性和必要性，民選議員產生方式的多元性，也是不正確的。

對政府的正確舉動，有人以「輸家上位」提出質疑，認為將缺乏認受性。這是在雞蛋裡挑骨頭。替補者的得票當然沒有辭任造成缺位者高，但在可能的替補者中，卻仍是最高的，離辭任者「不中亦不遠」矣。何況選舉的輸贏只是相對的，最高票的當選者，比最低票的當選者，其票數差距可能達數倍，為何不去質疑？如果質疑能成功，則世界上也就沒有比例代表制了。專以幾粒芝麻來挑剔，只能貽笑大方。管中窺豹，可見一斑。但卻不識大體。窮巷多怪，曲學多辨，香港就是這樣，置之一笑可也。

引無效案例辯僭建 律界批湯家驊無誠信

僭建風波愈演愈烈，就連理論上最熟知法律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亦「中招」，新東的湯家驊便被揭發其大埔康樂園住所車房頂的一間玻璃屋屬僭建物，湯家驊則牌否認，更援引當日自己代表發展商信和處理的一宗「踢契官司」為例，稱上訴庭有判例指「建於屋內及不涉及結構性的改動可以得到豁免」，故該玻璃屋不涉僭建物。不過，有法律界人士踢爆，湯家驊引用的判決其後已遭特區終審法院推翻，換句話說湯家驊引用的案例根本無效，並質疑湯家驊企圖「偷換概念」，用所謂的「法律觀點」模糊公眾視線，政治誠信破產。

湯家驊被傳媒踢爆，其位於康樂園的住所有涉嫌僭建的玻璃屋。他昨日在回應時稱，屋宇署已派員到其住所巡查，署方人員並沒有詢問關於玻璃屋的事，反而指花園內的樓梯與圍欄比較有差異，但沒有說明出現甚麼問題，並聲言：「未知我為何這麼具吸引力，當局的反應這麼快，報章剛登出來，早上10時許便立即派員到家中查核，當時只有兒子在家中，被屋宇署職員嚇了一跳，他都不知發生什麼事。」

自稱寓所玻璃屋列豁免

他更辯稱，根據上訴庭在類似案件作出的判決指，根據《建築物條例》，建於屋內及不涉及結構性的改動可以得到豁免，不用事先向屋宇署入則申請，故自己家中的玻璃屋屬可豁免範圍，並推

諉稱，大家只是對《建築物條例》有不同的看法，故自己並非「知法犯法」，只是外界不了解僭建物的定義：「我與太太研究過後，覺得在法律範圍上是沒有任何問題，至於樓宇工程結構方面，不是我個人專業，會於稍後時間尋找專業測量師，檢查屋內建築有沒有違規，若專家認為需要改動的話，願意接受專家的意見。」

法律界：混淆視聽講大話

不過，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張達明隨即指正，湯家驊所引用的案例已經無效，因該判決早已被終審法院推翻，即天台玻璃屋不獲豁免。有法律界中人更進一步質疑湯家驊既是相關案件的代表律師，沒有可能不知道有關判決已被終審庭推翻，但他仍企圖借案例「脫罪」，若不是有

屋宇署反駁：有關判決已推翻

當局表態 公民黨議員湯家驊涉嫌知法犯法，其位於大埔康樂園的住所天台被指有僭建的玻璃屋，但卻引用上訴庭判決有關「樓宇天台所進行的建築工程是在建築物內而因此是豁免建築工程的觀點」，「死撐」稱有關「判決」並不違法。屋宇署發言人反駁指，有關的判決已被終審法院推翻，並裁定有關個案在事涉樓宇天台進行的工程是在建築物「上」，而並非在建築物「內」，又重申在已建樓宇進行任何改動及加建工程均須符合《建築物條例》(第123章)的規定。

派員視察證實僭建

屋宇署於昨日派遣人員到湯家驊的住所進行實地視察，並指湯家驊的私人洋房並非根據《建築物條例(新界適用)條例》(第121章)獲豁免管制

的屋宇或一般所稱的新界村屋，強調該私人洋房受《建築物條例》規管，而報道所指的天台搭建物並無事先得到建築事務監督批准，故署方會根據《建築物條例》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

屋宇署發言人提醒市民，除《建築物條例》所訂定的豁免建築工程外，樓宇業主如要為其樓宇進行改動及加建工程之前，須委聘一名認可人士負責擬備工程的圖則，並把圖則提交建築事務監督審批，在獲得所須的批准及同意後才可展開工程，而經批准的工程須由註冊承建商進行。

發言人又強調，《建築物條例》第41(3)條訂明，在任何建築物內進行排水工程、附表所列地區內的土地勘測、地盤平整工程或小型工程以外的建築工程，如並不涉及該建築物的結構，可獲豁免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批准的管限。至於是在

意利用個人專業選擇性引用判決來混淆視聽，就是公然「講大話」，無論如何政治誠信均已破產。

測量師：無損結構亦違例

測量師彭兆基亦對湯家驊的解釋有保留，強調即使加建物並無影響建築物結構，也要考慮加建後是否影響建築的承重力，同有沒有超過規定的地積比率，如果超越亦屬違例。

湯認衰：「僭建」早於判決

未知是否看到自己的論據備受法律界質疑，湯家驊「下午的我打倒早上的我」，隨即在facebook上發表道歉聲明，聲言昨天有機會重看自己提及的案件之終審判決，「發覺我確是弄錯了」，卻「跌落地拿番渣沙」，聲言家中的玻璃屋是在上訴庭之判決後、終審判決前建造的。他續稱，雖然終審庭確是如他記憶，駁回了有關的上訴，但亦同時表示不認同上訴庭在這方面的看法，「所以我確實是錯了」；又指已決定聘請專家給予意見，作出所有合理的更正；「這是一個沉痛的教訓。我不合法律、亦不能只顧我在立法會的工作，我亦須顧及我個人和家中需處理的事宜。我向所有可能被我誤導的人，表示深切的歉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已建樓宇天台豎設的任何搭建物，屋宇署並不視之為在建築物之內，即其內部進行的建築工程；故這些未經建築事務監督事先批准而豎設的天台搭建物實屬違例建築工程，可根據《建築物條例》對其採取執法行動。

是否新建均予取締

他又補充，建築工程即使符合《建築物條例》第41(3)條的準則而可在未獲建築事務監督事先批准的情況下進行，但有關工程仍須遵從《建築物條例》下各項規例所訂定的建築標準，否則亦屬違例建築工程，當局可根據《建築物條例》對其採取執法行動。他並指，由2011年4月開始，為加強香港樓宇安全，屋宇署把僭建物執法的範圍擴大至涵蓋天台、平台、天井和巷里的僭建物，不論有關僭建物對公眾安全的風險度，也不論是否屬新搭建或現存的僭建物，都須予以取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大囍霸地 厚顏稱有投訴才搬

霸道議員 香港文匯報昨日獨家報道，居住於大嶼山礮石灣20號的「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大囍)，在過去多年霸佔住所對出的公共休憩設施，任意擺放雜物，被當地村民批評將公眾地方當作其「私人花園」。離島民政事務處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明確表示，已要求物主盡快移去這些物件，並會繼續跟進和視察上址情況。

早有前科 搬走又霸過

香港文匯報日前接獲投訴，指陳偉業涉嫌霸佔住所對出的公共休憩設施，記者隨即到現場作實地視察，發現該公共休憩設施明顯印有離島區議會的標誌，有人在該處擺放大大小小花卉共20多盆，並放有灌溉花卉所需工具等，而最令人驚訝的是，有人在該處棄置石油氣罐。有地區人士更「爆料」，指有村民在2年前多年前曾就陳偉業於涼亭擺放花盆、雜物等向對方投訴，當時對方亦有因應投訴而搬走花盆，但事隔經年，陳偉業卻故態復萌，再把私人雜物及花盆放在涼亭中。

陳偉業日前接受查詢時承認，有份擺放花盆「美化」有關涼亭，又稱只要自己接獲投訴，就會搬走有關物件。

懶理指責 民政處跟進

離島民政事務處在本報報道後隨即跟進有關問題，指處方於昨日派員到上址視察，發現有若干物件置於涼亭範圍內，隨即要求物主盡快移去這些物件，並會繼續跟進和視察上址情況。

根據土地註冊處的資料，陳偉業妻子盧潔梅於1997年以460萬元購入大嶼山礮石灣20號3層高村屋，並持有至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陳鑑林已搬貨櫃 張學明重建村屋

火速解決 捲入僭建風波的多位民建聯議員已分別採取措施，解決僭建問題。民建聯議員陳鑑林指出，他被指佔用官地的大貨櫃已於昨日正式移走。張學明日前亦已決定重建整幢有僭建問題的3層高村屋。

陳鑑林坦言，原準備待有關的道路修好後，才用大車搬走有關貨櫃，但他早前找到一間搬運公司，擁有可移走有關貨櫃的小型貨車：「那位貨車司機亦技術高超，小心移動，最後成功搬走貨櫃。」就所謂僭建物的問題，檄樓表示，屋宇署官員今日會到他的村屋了解情況，若他們認為有僭建問題，他會遵循有關指示跟進。張學明則指，經過深思熟慮後，為避免公眾有疑慮，故他決定花費百萬元重建整幢村屋。

王國興過長帳篷架已鋸走

同樣捲入僭建風波的工聯會議員王國興則再度嚴正澄清，強調自己並無享受任何特權。他指自己於08年底以200萬元購入屯門茵翠豪庭一個住宅單位，購入後並無任何加建工程，去年屋宇署人員來視察時，亦只要求鋸走露台伸縮帳篷支架上長約一呎多的凸出部分，並無其他要求。他已按屋宇署要求，鋸走凸出的支架，若該署有其他的要求，他亦會配合。

另外，就環境局副局長潘潔早前被揭發住所有僭建物，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回應時指，潘潔已經為居所的僭建物作出更正的工程，而行動亦是正確做法，並強調任何人都要為違規行為承擔責任及作出補救，而公職人員則更要守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打爛工程界飯碗 黎廣德立會夢碎

卓偉

行政長官曾蔭權昨日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時表示，社會有意見指，部分政黨及政客在大型基建項目快將上馬之際，就借環保及保育之名，以法律手段，阻撓工程進行，為一己政治目的，不惜損害香港利益，質疑這些政客背後的目的，是拒絕香港經濟發展、創造就業及同內地經濟融合。公民黨利用東涌老婦提出司法覆核，在港珠澳大橋動工之前，突然阻停工程，事後受盡千夫所指。有報道更揭發老婦以法律援助律師正是公民黨執委，即是說公民黨在事件中不但是幕後黑手，而且更是名利雙收，公

民黨副主席黎廣德出了名，一眾律師也有生意可做，難怪如此起勁。曾蔭權在答問大會上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顯然對公民黨的「司法狙擊」表達了政府的不滿。特別是政府過去屢屢被反對派指責推動基建不力，但到政府腳足全力推動基建上馬時，公民黨又以司法覆核去推翻環評制度，令全港70多項基建停頓，之後又反過來批評本港基建發展緩慢，政府動輒得咎試問如何做事？所以，昨日在立法會上多名議員也問及本港基建的發展問題，並批評公民黨這種「司法狙擊」禍害香港。公民黨事後也知道「玩大咗」，佔不到環評制度被

拉倒後竟然牽動全港基建，也佔不到社情民意對於公民黨這種司法狙擊深惡痛絕，而屢屢跨越基建的行程也暴露其「隱性港獨」的本質，引發市民反感，令公民黨民望大搖，掛帥的副主席黎廣德更是首當其衝。他本以為可借環保議題打出聲勢，因為中產及專業人士一般較重視環保，只要高舉環保大旗就儼如站在道德高地，有助爭取中產人士支持。黎廣德一直對上屆立法會工程界別選舉纖羽而歸耿耿於懷，近年大打環保牌正是選舉策略之一。

在上屆立法會工程界別選舉中，黎廣德僅以2,522票輸給2,715票的何鍾榮，相差僅193票，令黎廣德躊躇滿志，於是不斷借團策、城市規劃、港珠澳大橋等議題發難，目的是顯示自身的「專業」及「環保」形象，在初時確實得到一些年輕工程師的支持。然而，黎廣德這次是玩過火，令70多項基建項

目停頓，最大損失除了數萬名建造業工人外，工程界及相關行業人士也深受其害。現在各項工程不知何時復工，假如一拖幾年，甚至推倒重來，工程界真是「多得黎廣德唔少」。在電台的烽煙節目中，不少工程界人士也表達了對公民黨及黎廣德打爛飯碗的強烈不滿，公民黨經此一役流失了不少專業人士選票，黎廣德弄巧成拙流失了大批業界選民，要捲土重來只怕並不樂觀。

有公民黨中人表示，黎廣德政治野心不小，打算循直選取得議席，繼而成為公民黨黨魁。但現在公民黨民望插水，黎廣德更成過街老鼠，直逼出戰恐怕連上屆代表公民黨的張超雄也不如，而且公民黨各直選議員自知勢危，尚且自顧不暇，還如何讓位或助黎出選呢？黎廣德的立法會夢恐怕已經破滅，但這能怪得誰呢？

